



徳川家康

02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徳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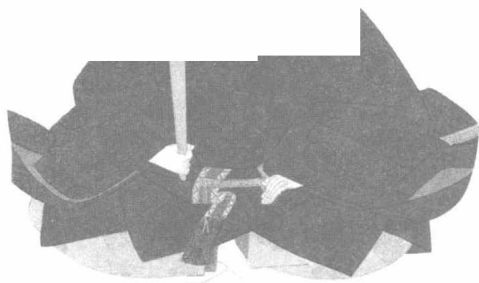
德川家康

02

〔目〕 山冈庄八
岳远坤 陈都伟 译

策划 柏杨
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



目 录

一	兄妹重逢	1
二	莽战安祥城	13
三	内庭杀气	26
四	粒米日月	36
五	人质启程	47
六	谋发潮见坂	68
七	阿春受死	80
八	绝代双骄	92
九	八弥杀主	112
一〇	无主之城	124
一一	笼鸟大将	135
一二	神佛悲肠	147

目
录

一三	再战安祥城	157
一四	雄主雄心	168
一五	归去来兮	179
一六	虎前戏虎	200
一七	圣人之心	212
一八	尾张丧主	225
一九	狂乱祭父	246

一 兄妹重逢

天文十四年秋日，阿古居。

此处乃是刚刚擢为佐渡守的阿古居城久松弥九郎俊胜府上。天已入秋，於大嫁到这里，已经八月有余。府邸建于平地之上，其防守比熊邸还要薄弱。丈夫俊胜昨日去了那古野，至今未归。

“有一位行旅之人求见夫人。”足轻武士与助手拿一封书函，穿过院子前来禀道。於大轻轻放下手中的针线，接过了那信函。写信人乃熊邸竹之内波太郎。於大有些奇怪：波太郎的这信，为何不写给丈夫俊胜，却给自己？

於大小心翼翼拆开信一读，方知是一封荐书，波太郎希望於大能向丈夫佐渡守推荐一个人。此人名竹之内久六，为波太郎同族。他或许是知道俊胜去了那古野或古渡城，方写信给於大。

“不知那人为人行事如何，把他带来看看。”以前於大是一个深居内庭的贵妇人，现在不过一个有名无实的弱小夫人的妻子。她收拾好手中的针线，等着那个人。不一会儿，与助带着一个高大的男子出现在马厩旁的柿树下。於大不经意看了一眼那个男人，心开始狂跳。他正是亲哥哥藤九郎信近，自从上次在熊邸邂逅，她就从来没有忘记过。

於大非常吃惊，正想说话，但与助身后的信近却摇了摇

头，示意她不要声张。“夫人，小的把人带过来了。”与助站在那里禀道。信近在院子里单膝跪地道：“小人便是竹之内久六。”

“竹之内久六……”於大念叨着，似乎要将这个名字刻在心里，随后她说道：“你是波太郎先生的族人吗？”

“是。虽说是远亲，但我们确实是同族。”

“哦。与助，你先退下。”

与助低头施了一礼，便退下了。

“哥哥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信近阻止了她，“小人竹之内久六，如蒙不弃，请收留小人在贵府做一名足轻武士。”

於大看着面目全非的哥哥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看着於大惊讶的表情，久六继续道：“据说不久还会发生战事。冈崎的松平大人自从迎娶了田原夫人，便变得斗志昂扬，声称要在近期夺回安祥城，现在正厉兵秣马，准备开战。”他一口气说完，才严肃地低下了头。

信近口中的田原夫人，便是於大离开之后，嫁给广忠的户田真喜姬。松平人称其为田原夫人。於大也时而听到一些田原夫人的传闻，其实，她经常向人打听真喜姬的事情。据说她与广忠关系不睦，原因是广忠没让她住进本城。於大能够理解广忠的心情。

“我只有你一个妻子。”分别时，广忠曾经轻轻地对她这样说过。想起这句话，於大仍然感到莫名的心疼。然而，自己却嫁到了这里。“请原谅。”每当想起广忠，於大便会在心中重复这句话，“或许……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帮得上竹千代。”

现在，原以为已经死去的藤九郎信近，以一介武士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，告诉她冈崎城内的事。於大闭上眼，揣测着兄长的用意。“那么……”过了一会儿，她睁开眼睛问道，“这次战役，谁会取胜呢？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小人以为，松平氏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认为？”

“安祥城如今是织田信广大人的城池，他背后，有一个如日中天的人物，即他的父亲织田信秀。而且，令兄水野下野守大人，尊府主人久松佐渡守大人，以及广濑的佐久间一族，现在都已经投靠了织田，而松平信定大人早已与冈崎为敌，据说三木的藏人信孝也已生异心。因此，松平氏断难……”

於大沉默地看着信近。兄长的面容，让她想到在冈崎本城无忧无虑玩耍着的竹千代。

“如果族中出现谋叛之人……”

“信孝对广忠并无好感。”

“广忠心地善良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这……这样一个时代，心地善良的武将往往软弱而固执。这次他心血来潮想攻打安祥，冈崎的家老们也并不赞成。”

此次战争势难取胜。但於大能理解广忠为何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。“我不能被人当成可以随意支配的玩偶。”广忠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。於大曾经用自己的柔情化解了丈夫的偏执。但现在他身边却没有这样一个人。

於大将视线移向碧蓝的天空。天空高远，一片白云从檐外的丝柏树上空飘过。伯劳在凄切地鸣叫。

秋意正浓，庄稼还未收割完毕。如现在发起战争，定会

招来领民的怨恨，且会增加众多的流民和盗贼。但现在的冈崎对于於大，已是空中的云朵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“先生。”

“请夫人称小人久六。”

“这样万万不可。”於大轻轻用袖口拭了拭眼角，“有没有办法阻止这场战争？”

“没有。”久六严肃地答道，“小人只是一介足轻武士。”

“你能为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他看了看天空，道，“追随尊府主人，为他赴汤蹈火。仅此而已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若是有幸，还能立下战功，出人头地。充当攻打冈崎的前锋，乃每一个足轻武士的梦想，您不必嘲笑，现今，这种事不足为怪。夫人，熊邸主人让我来求您，请将小人推荐给城主大人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於大颌首道，“你先去与助房间歇息，等城主回来。”

“多谢夫人。小人先告退了。”水野藤九郎信近如同一个足轻武士那样，毕恭毕敬向於大施了一礼，便退下了。

於大使劲儿咬住嘴唇，目送着他的背影。让於大下定决心嫁到这里来的，便是熊邸的竹之内波太郎。波太郎暗示於大嫁到织田阵营，以便在紧急之际帮助竹千代。而现在，又让哥哥到家里来当差。於大不知其中有何玄机。不知是信近受波太郎摆布，还是波太郎被兄长利用。但她明白，这二人必出于某种共同的目的，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。

“充当攻打冈崎的前锋。”兄长确实这样说过。他定然是想亲自抓住竹千代，借此救他一命。可丈夫弥九郎俊胜对于此事却一无所知。是否应该让他卷进这场阴谋当中呢？正想着，门口传来了马蹄声。肯定是弥九郎俊胜从那古野回来了。若是他早回来半个时辰，於大便没有机会和信近说话。她松了一口气，收拾好手中的针线，坐到镜子前，整理头发。

在这里，外庭与内庭有别。於大梳完头，来到和外庭只有一廊之隔的内庭门口，跪在门后面，等着丈夫归来。

弥九郎俊胜此时在前庭召集了家臣，大声宣布：“马上就要开战了。”严肃的声音中，多了几分急躁。他大概挺直了腰板，怒眼圆睁。“先前攻打美浓，弹正大人未能大获全胜。听说松平人竟因此不自量力，试图攻打安祥城。”俊胜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当然，这于我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织田行动迅速，说不定会马上下令攻打冈崎，你们要尽快作好准备。”

“遵命！那么今岁年赋该如何征收呢？”

“告诉老百姓，男女老幼一起出动收割庄稼。一旦战端开启，田地被交战双方践踏，损失会比提前收割大得多。另，让十五岁以上、三十岁以下的男丁全副武装，随时待命。”

“十五岁以上，三十岁以下？”

“是，这些人上了战场，剩下的人也不能放松。田里的收成关系到一年的生计，收割一事不可大意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有人奉上了茶水。

“不用，我到内庭去喝。还有，准备四十匹驮运军备的战马。”

於大在门口静静地等待着。听到丈夫的脚步声，她轻轻

打开了纸门。

“恭迎大人。”她伸手接过丈夫的刀。

“於大，辛苦你了。”俊胜对于大格外好。他的声音和刚才在外庭时截然不同。一股干草和汗水混杂的气味直扑於大的鼻孔，她静静地跟在他身后。

“今日天气很好。”来到卧房，俊胜瞅了瞅外面，盘腿坐下。“今年是难得一遇的丰收年，若是再晴上几天，百姓们该欣喜若狂了……这时候开战，真是没有同情心。”俊胜咬牙切齿骂道，“这个浑蛋！”

於大知道，他骂的是她前夫松平广忠。还未等到收割完毕，广忠便迫不及待地要发动战争。於大战战兢兢把刀挂在刀架上，静静来到丈夫跟前。“於大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马上就能替你报仇雪恨了。这个不自量力的广忠，竟妄图攻打安祥城！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”

於大低头不语。俊胜单纯地以为她被冈崎赶了出来，便理所当然会怨恨广忠。於大为丈夫感到悲哀。

“安祥城原本是松平先祖所修，他们要夺回，亦合情合理，但就凭现在的松平氏……”俊胜拿起侍女递过来的湿毛巾，擦拭着脖子和脸上的汗水。“他们也不想想，自己有无能力夺回城池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次都能给你出口气。织田弹正是何等人，他怎么会轻易放弃赐给儿子的城池！冈崎城主注定失败，实在是自作自受。”

於大努力保持着镇定，接过侍女端过来的茶，递给丈夫，“您先喝点茶吧。”

“好。我一直忍住饥渴，就是为了来这里品尝甘露。”

“再来一杯？”

“好，真香！”俊胜饮过两杯，温柔地看着妻子。“要打仗了。”他小声说道，“只要古渡一声令下，我马上会奔赴战场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你作好心理准备了吗？”

“当然。妾身是武士的妻子。”

“哈哈……这话我本不该问，是我不好。水野下野守大人的妹妹，见识自然不会差。这次我要替你报仇了。脱去铠甲，我也只是一介凡夫俗子，并非好战之人。但生于乱世，出征不可避免。希望你能够明白。”

闻着丈夫身上的汗味，於大感到悲哀。丈夫俊胜虽说不上十分勇猛、豁达，却是一个诚实正直之人。於大原本以为，既然决定嫁过来，就得努力回报丈夫的真诚，但不知为何，她至今依然无法习惯和他在一起的生活。最让於大感到痛苦的，是夜晚。每晚於大都会和俊胜温存，但一旦入睡，梦境中便会出现广忠。躺在现在的丈夫身边，心却仍旧牵挂着前夫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再婚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。每当午夜梦回，她都会泪湿枕衾。

“你出身比我高贵得多。”

“大人莫要这样说。”

“不，我只是经常想，我不能怠慢你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可是我还有一件憾事。”

“何事？大人请吩咐。”

“你我尚无子嗣……仅此事令人遗憾。”

於大低下头。

“我说得可对？”

“嗯……是。”

“嗨，瞧我，净扯些闲事。别担心，我天生好运，战阵之上自有福泽。你好生在家待着，为我祈祷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於大再次为自己的不真诚而心痛。迄今为止，於大既没有为俊胜祈祷过，也没有想过为他生孩子。而在冈崎时，她甚至用冷水泼身，为竹千代祈祷。

“为了你，我一定要立下战功。刈谷的女婿，可不是凡庸之辈。对了……”俊胜看了看隔壁的房间，问道，“泡饭还没做好吗？我还未用早饭呢。”

於大如梦初醒，慌忙起身。光想着自己的事情，已经完全忘记了俊胜，於大甚至开始痛恨自己。可是一旦心中有事，举手投足也就少了些自然。於大在吩咐下人准备饭菜时，仍然在不断思考，应该如何将改名竹之内久六的信近引荐给俊胜。

这里饭菜简朴，和冈崎城完全不同。现在只有一条沙丁鱼干和一点咸菜，甚至连汤都没有，饭也是用糙米做的。俊胜端起米饭，浇上一点白开水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饭菜一向是下人准备，从来不需於大动手。在武士家中，夫人有夫人的地位。吃完米饭，俊胜将剩下的菜汁倒进碗里喝下。

“您觉得熊邸的主人怎么样？”於大开始拐弯抹角地打探丈夫对波太郎的印象。

“哦，熊邸的……那人可非同一般。他不仅控制着许多浪人，还控制着从难波到堺港的海盗。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实力，

一旦……”俊胜说到这里，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拍了拍膝盖。

侍女正在收拾碗碟。俊胜一直沉默不语。等侍女走出去之后，俊胜方才看了看四周，道：“这里没有其他人了吧？”

“是。”於大起身看了看院子里。

“他其实暗中为织田氏出谋划策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弹正大人之所以经常让吉法师公子前往熊邸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主张勤王……”

“勤王？”

“他认为，京城足利氏气数已尽。足利氏拥立北朝，与南朝相争，导致天下大乱，这正是上天给他们的惩罚。因此，要想得民心，首先必须勤王。只有拥立天皇，才能战无不胜。你明白吗？”

看到丈夫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於大用试探的语气问道：“拥立天皇才能战无不胜是何意？”她往前近了一步，一脸认真。

俊胜看着於大微微泛红的脸庞，心里感叹道：“真美！”他有几分得意。自从於大嫁过来，她的眼睛第一次焕发出这种美丽的光彩。

“平氏亡则源氏兴，有夜晚便会有黎明，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。对天皇挥戈相向的足利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，而勤王之人则刚刚迎来黎明。你也应该知道，弹正大人特意给天皇送去了大量资财，还直接上书，表明忠心。热田的神宫和伊势的大神宫也得到了弹正大人的大量施舍。这一切都是熊邸的波太郎在背后策划的，你明白吗？”

於大并不十分明白，这施舍怎能消灭将军？“是祈祷，还是出于信仰？”

俊胜微微一笑，继续道：“都不是，这就是谋略。不，或许应该说二者皆是，所以才被称为政事。换言之，这便是一面旗帜。世间之所以征战不休，就是因为忽视了神灵和天皇的存在。跟着我！与我一起敬奉神灵和天皇，才能结束乱世，走向太平！只有喊出这样的口号与敌军作战，才能顺应民心，取得胜利。还有……”俊胜见於大的表情越发认真起来，于是挺直腰板，问道：“你听说过火枪吗？”

“不曾听说过。”

“不错。刚听说时，我也大吃一惊。”

“那……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哪里，是武器！武器！是天下最恐怖的武器。弓箭之类根本无法和它相比。用这种武器时，一声响，还未明白过来，人已经死了。简直难以置信，声音便可以杀人……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。就是波太郎从堺港一带把这种武器弄到手，并送给了弹正大人。弹正大人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好手。我绝没说谎。吉法师公子也已暗中学会了使用。波太郎将其送给织田氏，就是想让他们用火枪和‘勤王’拯救水深火热中的苍生。”

这些话过于陌生，於大并不明白。但是，从丈夫的话中她能够听出，他甚是信任波太郎，甚至带着几分畏惧。“这么说来，熊邸的波太郎绝非寻常人？”她问。

“知天地运数，非池中之物！”

“他向我们推荐了一个人。他……”於大放下心来，拿出书函。

俊胜疑惑地打开信，一连读了好几遍，方才道：“人呢？”

“在与助房里候着呢。”

“哦。”俊胜沉吟了半晌，方道，“先见见再说。”他的脸色突然黯淡下来。见到久六之前，他一直面带疑惑。

“咦？”当久六抬起头来，俊胜小心翼翼问道，“我们在古渡城中见过？”

“不，小人从未去过那里。”

“哦？我已看了荐书。波太郎和我交情匪浅。但我仍有一事不明。”

於大吃了一惊，久六也呆在院子里。

“若是熊邸的主人推荐，你完全可以到古渡城或者那古野当差，没必要来投奔我这个小城之主。为何会选择敝处？”

“这……小人也不知。”

“你也不知？”

“是。小人只是想在武士家当差而已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是波太郎让你到我这里来的？”

“是。先生说大人能力非凡，定能出人头地，还说您一定能够用心调教小人，并且让小人对您要忠心不二。”

“可是我们确实在哪里见过。你难道一点都不记得吗？”

“可能是大人记错了。”

俊胜疑惑地回头对於大道：“夫人，你看呢？”

“大概是因为他和某个人很像吧。我始见到他，也吃了一惊呢。”

“你也觉得在哪里见过吗？”

“是啊，当时竟惊得说不出话来。”

“像谁？”

於大微微一笑：“像我的兄长。”

“噢！”俊胜拍了拍膝盖，“对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倒真和刘谷的下野守大人有几分相像。难怪我老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他可是刘谷的城主啊，这二人怎会扯到一起？好，你留下，莫要忘记熊邸的主人对你说过的话。”

“是，小人定然铭记在心。”

“好了，你且回房待命。以后，你就跟随平野久藏了。”

“谢大人！”久六很快退了下去。

俊胜紧紧盯着久六的背影，口中道：“夫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对此人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“有可疑之处吗？”

俊胜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，说道：“说不定是弹正大人怀疑你而派来的人，因为你把孩子留在了冈崎。但你不用担心，我理解你。”

於大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在心中为善良的丈夫默默祈祷。